

NAN FANG YU YAN XUE

南方语言学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甘于恩 主编

第十一辑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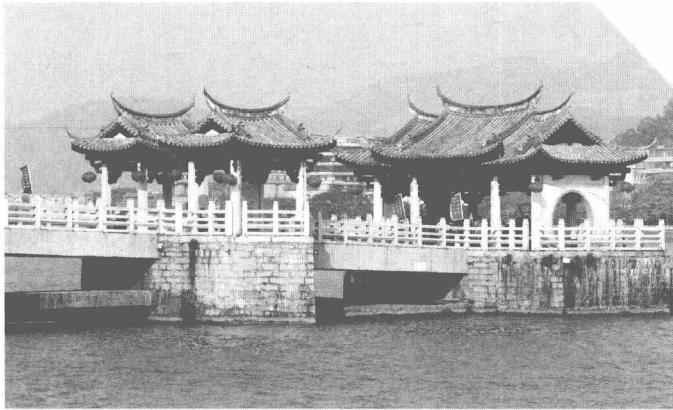
NAN FANG YU YAN XUE

南方语言学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甘于恩 主编

第十一辑



本书出版获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语言学. 第十一辑 / 甘于恩主编.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9
ISBN 978-7-5192-2171-3

I. ①南… II. ①甘…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丛刊 IV. 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6375号

书 名 南方语言学(第十一辑)
NANFANG YUYANXUE (DI SHIYI JI)
主 编 甘于恩
责任编辑 魏志华
装帧设计 林穗晓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3623 84184026 84459579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171-3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34201910 weilai21@126.com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名单

学术顾问

詹伯慧 李如龙 张振兴 许宝华 邢福义 邵敬敏 潘悟云 张双庆
鲍厚星 张洪年 单周尧 刘村汉 林立芳 钱曾怡 温端政 平山久雄
陆镜光

主任委员

麦耘

委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志耘 甘于恩 李 蓝 林伦伦 麦 耘 邵慧君 万 波 汪国胜
伍 巍 张 敏 张屏生 庄初升

《南方语言学》编辑组

名誉主编

詹伯慧

主 编

甘于恩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晓锦 范俊军 甘于恩 高 然 刘新中 彭小川 邵 宜 伍 巍

编 辑

刘新中 侯兴泉 曾建生 赵 越 李 菲

目 录

特 稿

- 音系的整理和基层音系的建立——从客家语五华话到翁源话的声韵系统 董忠司 (1)

南方汉语方言研究

- 中山粤语石岐腔 卢一志 高然 (28)

地理语言学

- 地理语言学与方言周圈论 大西拓一郎 (39)

- 方言分布与语言外要素 中井精一 (49)

- 连城全境及邻县相关乡镇方言中“儿子”一词的地理分布 严修鸿 (58)

语音学研究

- 基于大数据的粤方言阳江话(市区)声调实验研究 梁嘉莹 刘新中 (64)

- 诏安闽南话音系初探 张以文 (74)

- 安徽肥东方言音系及语音特点 宋雨薇 (97)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

- 美国三藩市台山话音系 陈晓锦 林秀雯 (107)

语法学与方言语法

- 广州话量词的当代变异——以“眼”“笪”“停”为例 郭胜春 (115)

-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法特点 刘倩 (124)

词汇学与词义学

- 广东翁源客家话亲属称谓研究 吴碧珊 甘于恩 (141)

方言与文学

- 恩平经典木鱼歌《三姑回门》中的粤方言 袁文 (152)

语言应用研究

- 《广州方言研究》网络教学探论.....侯兴泉 (157)

汉语史研究

- 清末民国岭南方言辞书叙录(下).....曾昭聪 (162)

语言资源保护与开发

- 田调遇风记.....甘于恩 (172)

评 介

- 图说台湾方言 (Mapping Taiwanese) 卜温仁 (Warren A.Brewer) (174)

机构简介

- 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175)

刊海推介

- 语言战略研究.....(176)

博士论文摘要

- 泰国西南官话研究——兼论客家话正反问句的类型和特点.....肖自辉 (177)

- 龙川客家话的正反问句研究.....黄年丰 (178)

- 广东华侨农场越南广宁归侨粤语语音研究.....黄高飞 (179)

动 态

- 第七届岭南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语言技术暑期高级讲习班(地理语言学及语音学专题)召开.....黄晓煌 (180)

- 《南方语言学》1~10辑作者索引 邓 筠 整理 (184)

Table of Content

Feature

- The Systemizing for Phono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stratum Phonology: Taking Wuhua and
Wengyuan Hakka Dialects for Instance *Dong Zhongsi* (1)

Chinese Dialects in South China

- The Shiqi Accent (Dialect) of Zhongshan Cantonese *Lu Yizhi & Gao Ran* (28)

Geolinguistics

- Geolinguistics and Dialects Cricumferential Theory *ONISHI Takuichiro* (39)
Dialects Distribution and Extralinguistic Elements *NAKAI Seiichi* (49)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iancheng Dial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Sun *Yan Xiuhong* (58)

Phonetics

- The Acoustic Analysis of Tonal System based on All Monosyllables in Yangjiang Cantonese
..... *Liang Jiaying & Liu Xinzhang* (64)
The Exploration of Phonology in Zhao An Dialect *Zhang Yiwen* (74)
The Phonetic System and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Fei Dong Dialect, Anhui Province
..... *Song Yuwei* (97)

Oversea Chinese Dialects

-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in Taishan Dialect of San Francisco *Chen Xiaojin & Lin Xiuwen* (107)

Grammatology and Dialect Grammar

- The Contemporary Variation of Cantonese Measure Words : Taking “Ngan”, “Tat” and “T’ing” for Instance
..... *Guo Shengchun* (115)
The Grammar Features of Zhejing Jiuxing Yumin (浙江九姓渔民) Dialect *Liu Qian* (124)

Lexicology

Study on The Kinship Terms of Wengyuan Hakka in Guangdong

.....*Bishan Wu & Gan Yu'en* (141)

Dialect and Literature

A Brief Study on the Cantonese Words in *San Gu Recalls* (An Enping Classic Wooden Fish Songs)

.....*Yuan Wen* (152)

Applied Linguistics

A Discussion of Network Teaching of *Lecture on Cantonese**Hou Xingquan* (157)

Chinese History

Review on the Cantonese Dialects Dictionarie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I)

.....*Zeng Zhaocong* (162)

Review

Mapping Taiwanese*Warren A. Brewer* (174)

Ph.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Xiao Zihui, Huang Nianfeng & Huang Gaofei* (177)

An Author List of No.1-10 of South China Linguistics

.....*Edited by Deng Xiao* (184)

音系的整理和基层音系的建立

——从客家语五华话到翁源话的声韵系统

董忠司

(台湾新竹教育大学 台湾语言与语文教育研究所 chngsztung@gmail.com)

【提 要】在众多的语言记录中，音系是呈现语言性质和面貌的重要通道，但是，不同的语音记录人、材料详略、记音宽严、音节出入、音值精粗、音位异则、音变异途，这些往往影响着语言调查和研究成果的进一步运用。本文借着观察五华、龙川和翁源等若干客家语音系的现行成果报告，企图从中探求方言音系整理时的声韵群聚关系和音系呈现之相关性。声韵调系统是一个相对、相配之聚合关系和组合结构的综合体，从音值的审断到音位的归纳，从语音观点到音系整理，都可能影响音系的和盘托出。从五华到翁源，空间距离超过260公里，山川重阻，而其语言的距离却是相去不远，同属于所谓“客家话”而分属不同方言片。五华话和龙川话，现行音系虽有不同，而重理其音系，却实为兄弟。翁源话内部的诸次方言音系，虽然有其殊性，但是也颇有共性，其音系面貌如果在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下，可以分为五华型、兴宁型和翁梅型，归属为两系三型，这样的归属，还可以上探其基层音系的同源关系；尤其是翁源周陂话，和五华话类型相似。

五华话的现行音系，如果重视其“介音成分”，厘清合口介音和圆唇高元音的分别，它是一个不具合口介音的面貌，这已经具有特殊性了；如果再厘清齐齿介音和展唇高元音的分别，它具有构音能力不强的介音。加上 $tʃ$ ~ $cç$ 组声母和颚化声母的分析讨论，我们可以重整其音系，并且提出五华话的基层音系。五华话，在历史上，行政系统曾经隶属于龙川，也曾经隶属于兴宁。从目前五华话和兴宁话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有共同的历史来源，不过现在已经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型——客家话“五华型”和“兴宁型”。

龙川话的现行音系虽然列出了“合口呼”韵母，但是其实也是一个不具合口介音的语言，和五华话相同。其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也非常接近五华话。我们也可以进行韵母重整，并且提出基层音系。这个龙川话，基本上就是“五华型”的客家话（说成龙川型也可以）。翁源话内部的七个现行音系，可以分出“五华型”（官渡、周陂）和“兴宁型”（翁城、仙南），还有“翁梅型_{翁源梅县型}”三大类。其中若干音系列出了“合口呼”韵母，但是检讨其（以周陂为主）“介音成分”，其实也是不具合口介音的语言，和五华话相同，不过具有唇化声母。其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也非常接近五华话。我们也可以进行音系重整，并且提出基层音系。

经过五华话、龙川话和翁源话诸音系的音系重整和基层音系的比较，本文以“介音成分说”的观点

来看，翁源话七音系可以分为“五华型”、“兴宁型”和“翁梅型”。这“五华型”、“兴宁型”和“翁梅型”分别对应于兴宁话、五华话和“梅县话”。而兴宁话和五华话同出一源，可以合称为“华兴型”。

本论文从语言类型的观点出发，运用音系的整理和基层音系的表出，来比较五华、龙川到翁源的客家语，以此为例，希望藉此对于方言及其内部的时空关系与人为运作，能探骊得珠；能进一步更有效地从事方言间比较、跨方言比较、汉语与非汉语比较；能以此为基础，协助方言学、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语言工作，理乱成序、拾级而上。

【关键词】客家语 介音成分 声韵系统 音系重整 基层音系 语言关系 语言类型

一、前言

地有远近，语有亲疏。语言的亲疏，或由于地理因素，或由于时间因素，或由于人为因素。不同亲疏关系的语言或方言，呈现不同的面貌。身处后世的我们，藉其语言或方言的面貌，来辨认其亲疏。方言研究者记录方言、研究方言，协助人们了解语言的工作中，需要面对方言，进行聆听、辨音、分析音值、决定音素、判定音位、记音、呈现音节结构、陈列声韵调各系统、厘清音变规则、解析语词和语句。这个时候，在或此或彼的研究阶段和过程中，不免要运用到个人的诠释观点和方法，以形成研究报告。当我们参考不同的研究论文或报告，就会面对不同的诠释结果。音节结构的判定、音位的归纳、声韵调系统的陈列等等，都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陈述方式和陈述内容，或因循旧轨，或间有变通，或异轨易辙，诠释的不同内容或有不同的认知结果。

客家语在客畲纠葛、客赣分合问题之外，对于介音成分的不同诠释，引起诸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怀。本文主要检讨其音系（声调系统另文讨论）的陈列和介音成分的处理方式，进一步讨论其基层音系的呈现，并且比较客家语五华话、龙川话和翁源话诸次方言，以了解诸客家语内部次方言的时空亲疏关系。从五华到翁源，空间距离有260公里，山川重阻，而同属于所谓“客家话”，今揆其类型，较其异同，希望本文的研究工作有助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同好。

汉语古今音的声韵互动，往往涉及声母的声尾，也涉及韵母的韵头。声尾和韵头介于声干和韵腹之间，声尾和韵头在时空中的变化，往往涉及声母和韵母，也就是所谓的“介音成分互变说”^①，因此其声尾和韵头两者可以合称为“介音成分”。

本论文所谓的“基层音系”又称为“基元音系”，是指一个语言、或具有亲属/接触关系的两个以上的语言，如果它们的音系可以进一步抽绎出具有基本的、概括性的声韵调聚合或组合关系，也就是音系的基型——这是在不涉及亲属关系或接触关系所推导而致的——我们可以把这个不拘于时空而更具时空诠释力所建立的声韵调系统，称为“基层音系”或“基元音系”。“基层音系”，是一个语言诠释运作下的产物，可以进一步用来讨论语言分析、语言比较、语言传承和语言接触^②。

本论文的语料来自现代学者的语言调查成果和少部分个人的语言访谈，其中有张屏生的调查报告，包括他的《海峡两岸客语比较调查报告》、《五华客家话简表》、《平远客家话简表》、《梅县客家话简表》、《兴宁客家话简表》、《蕉岭客家话简表》等手稿本；甘于恩（2016）的《五华话音档》、温昌衍（2006）的《客家方言》、朱炳玉（2010）的《五华客家话研究》、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的《客家古

^① 参见拙著（2016）《从汉语声韵分析论到对比语文教学法》，见语文学和第34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市：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② 参见董忠司（2007）《客家语的介音问题——客家语基层无介音说兼论闽客方言音系中的非汉语成分》，和董忠司（2014）《客家话介音的性质——兼论汉语介音的理解与分辨》。

邑方言》、邱仲森（2005）的《台湾苗栗和广东兴宁客家话比较研究》和吴碧珊（2016）的《翁源客家话音系和语音特点》（手稿本）、（2016）《翁源客家话见组声母今读研究》、（2014）《江尾客家话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2014）《翁源江尾客家话同音字表》、（2016）《翁源客家话音档》等，本文对各家音系容略有修订。

以下进行五华话、龙川话和翁源话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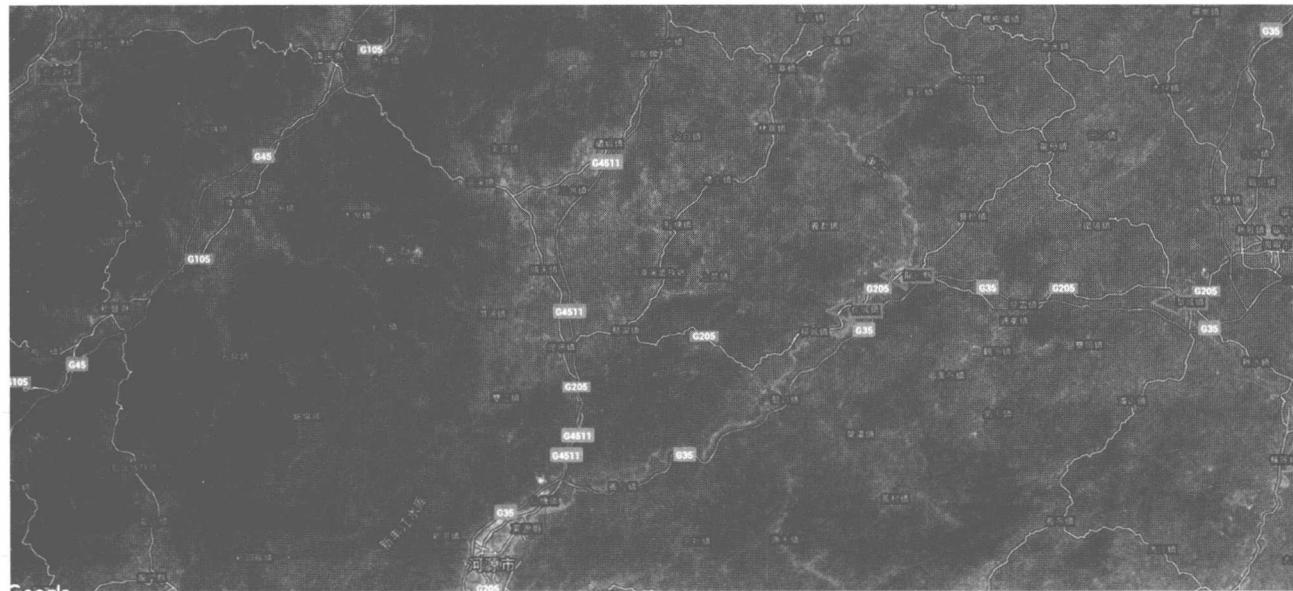


图1 从五华话到龙川话和翁源话地理空间图（底图取自google空照图）

二、五华话的声韵和音系重整

温昌衍（2006）的五华话^①列出20个声母，有舌尖、舌叶两套塞擦音，有v-、没有j-声母；韵母55个，具有-m/p、-n/t、-ŋ/k等辅音韵尾，有舌尖元音、辅化韵，有不少-i-韵头的韵母，有韵腹为-u的韵母、却没有-u-（或-w-）韵头的韵母；声调有6个。张屏生（2016）的五华话，声母21个，比温昌衍（2006）多了x-声母，相当于他处所记的z-，声调六个。朱炳玉（2010）的五华话列出20个声母，有舌尖、舌叶两套塞擦音，有v-、没有j-声母；韵母56个，比温昌衍（2006）多了-iot韵；声调有6个。朱炳玉（2010）的声韵调系统陈列成矩阵，又有声韵配合表、声韵调配合表和同音字表，比较周全，因此本文取以为代表，进行探讨。

（一）五华（华城）话声母系统及其重整

朱炳玉（2010）所记五华县华城镇的客家话（以下简称“五华话”）^②相当周全，除了音系以外，还有与中古音比较，有词汇，有本字考，有语法描述，详略不一，虽然其声韵调配合关系表和同音字表都漏收辅化韵（声化韵），但是算是相当周备，偶有疏漏就不再强求了。本文论述就以此为主要凭借。

朱炳玉（2010）的五华话声母共有20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① 参见温昌衍（2006）《客家方言》第64-65页。

^② 朱炳玉以为五华话内部虽有些微差异，但都非常细微，所以算是相当一致。本文以为些微差异不表示内部一致（参见），不过，五华县华城镇的音系，可以代表五华腔，因此本文取之，暂不及其他乡镇口音。

表1 朱炳玉(2010)的五华话声母

p巴斧	p ^h 爬肥	m马微	f非花	v乌黄
t多知	t ^h 他大	n(j)拿软		l罗离
k姑基	k ^h 枯康	ŋ(j)耳牙误	h下坑	θ埃阳乳
ts资渣	ts ^h 炒茶		s西山	
tʃ张招	tʃ ^h 超车		ʃ烧凶社	

朱氏这个五华话声母矩阵，纵横行列各五，其第五纵行有v、l、∅三个声母。这些声母之外，五华话的“^{i(j)}en⁵⁵(烟)”和“en⁵⁵(恩)”对立，“^{i(j)}am⁵⁵阴”和“am⁵⁵庵”对立等等，而且“^{i(j)}-”发音时通常以舌面中为最高点，接近展唇央高元音i的高化，具摩擦性，略前而短紧。这个音，朱氏视为零声母，因此不别出；而张屏生审断其音为近乎[ʒ]，因此另立声母ʒ。我以为其发音时舌尖或舌叶不接触齿龈，因此不类“舌叶音(即舌尖面音、齿龈音)”，暂时表其音为“^{i(j)}-”(音值为[ɿ-]或[ɿ̥-])，其发音性质关涉到声韵的互动，将在后文讨论。今增加“^{i(j)}-”一声母，并且分列所有声母为纵横各六行，如表2。

朱氏五华话声母矩阵中的“舌叶音tʃ-、tʃ^h-、ʃ-”，实际音值是[tʃ-、tʃ^h-、ʃ-]或[çç-、çç^h-、ç-]，发音时舌尖或舌叶未接触牙齿，舌面中部上举，接触硬颤；后接元音时，接续处或有一小段过渡音，在不同的元音前有不同的表现，这过渡音可以记为[-i-]或[-i̥-]。如果重视其“塞擦”的发音方式、并且表其“舌面中”的发音部位，不选取[çç-、çç^h-、ç-]的写法，我们也可以写为[tsⁱ-、ts^{ih}-、sⁱ-]或[tçⁱ-、tç^{ih}-、çⁱ-]。朱炳玉自省其“支、痴、诗”的字音，记音为舌叶音tʃ-、tʃ^h-、ʃ-，描写为：“舌面中部抬高平伸，舌的中部两边肌肉较紧，整个发音过程，前舌面几乎没有用力，舌尖没有翘起。”^①因为有的研究者记音为tʂ、tʂ^h、ʂ，所以朱炳玉辩驳说：“舌尖没有翘起”而“更像舌叶音的发音特点”，以为舌尖后音“与五华话的发音实际不相符合”。但是，根据朱炳玉自己的描写，那也不是“舌叶音”，“舌叶音”是“舌尖面音”，就是舌尖及其后接的部位，接触上牙龈的塞擦音，与朱的描述不合。今定为舌面中的塞擦音，比çç-略前，因此记音位为/tçⁱ-、tç^{ih}-、çⁱ-/(也可简化为tsⁱ-、ts^{ih}-、sⁱ-，或tç⁽ⁱ⁾-、tç^{h(i)}-、ç⁽ⁱ⁾-。tçⁱ-或tsⁱ-等为音位性记法，表示发音部位为舌面央，tç⁽ⁱ⁾等表示或有短暂的过渡性舌面央介音)。tçⁱ-、tç^{ih}- (即tsⁱ-、ts^{ih}-) 可以后接元音性的i、u、iu、ui、in/t、im/p，不接附-j-韵母，足见是-i-和-j-不能并存。朱炳玉以为可以和合口韵母或齐齿韵母相拼，那是错误的。因为朱炳玉不分别介音性的j和元音性的i，把具有主元音的i、iu、in/t、im/p等韵母，和齐齿介音韵母等同；把具有主元音的u、ui等韵母，和合口介音韵母等同，忽略了音值和构音功能的差异，跟着也影响了声母、韵母系统。

五华话的çⁱ- (sⁱ-、ç-或ç-)，可以后接附-j-(其实音值为[i])韵母，那是后来的变化。五华的çⁱ-，本来不可以后接附-j-韵母(只可以后接i、u、iu、ui、in/t、im/p等韵母)，但是由于h-后接附-j-韵母时，会使来源为h-的，发音为ç或ç-(亦即：h-+j->ç-[ç-或ç̥-])，因此çⁱ-的行径和tçⁱ-、tç^{ih}-有所不同。

五华话的“^{i(j)}-”一声母，上文已经讨论过，其本质上是高化而具摩擦性，舌面中、略前而短紧，是和[tç-、tç^h-、ç-]或[çç-、çç^h-、ç-]搭配的[-i-](或写为[-i̥-])，这种音只要舌体略为下放，就会有舌面央半元音或舌面央元音出现。

正因为[çç-、çç^h-、ç-]舌面向后的语音性质，致使有些学者记音为舌尖向后的“tʂ-、tʂ^h-、ʂ-”，而宣称卷舌音可以后接元音i或介音-j-(其实是[-i-])；也致使一些学者记音为比舌尖靠后的舌叶音“tʃ-、tʃ^h-、ʃ-”，以解决可以后接元音i或介音-j-的现象。——但是没有完全解决音值、音位以及声韵搭配关系。这些声母、加上[^{i(j)}-]声母的建立，本文衡诸音值，兼顾音位，综观全音系，并为了内部和外部语言比

^① 参见朱炳玉(2010)《五华客家话研究》第118-119页。

较的精确，建议记音为 /tʂⁱ-、tʂ^{ih}-、ʂⁱ-/。

现在把重整后的声母系统表示如下表2：

表2 五华城话重整声母系统

部位\方法	不送气塞/塞擦音	送气塞/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浊擦音/	边音
唇	p巴斧	p ^h 爬肥	m马微	f非花	v乌黄	
舌尖	t多知	t ^h 他大	n [n, n̥] 拿软			l罗离
舌尖	ts资渣	ts ^h 炒茶		s西山		
舌面中	tʂ ⁱ 张招	tʂ ^{ih} 超车		ʂ ⁱ 烧凶社	ʂ ⁽ⁱ⁾ 烟越	
舌面后	k姑基	k ^h 枯康	ŋ [ŋ, ɲ] 耳牙误	h下坑		
喉	θ安欧					

五华话的n、l有音位区别，但是个别语词或有两可现象。n-、ŋ-在-j-、-i之前会颤化，五华话使用者通常能分辨n-与ŋ-，因此ŋ-近乎音位性。五华话的v-出现在圆唇后元音的前面，v-和ʂ⁽ⁱ⁾-都分别是u和i的高化所造成的，在元音性之外，摩擦性都相当强。五华话具有两套塞擦音组，其发音部位比较特殊。（“ʂ⁽ⁱ⁾-”的音值为[ʂ][ɿ-]或[ɿ-]）

五华话的第二套塞擦音组，音位符号选用 /tʂⁱ-、tʂ^{ih}-、ʂⁱ-/（或 /tsⁱ-、ts^{ih}-、sⁱ-/）是为了接近音值，使讨论语言比较、语音变化等语言研究时，更方便说明与理解。如果为了承守旧章，音位写为/tʃ-、tʃ^h-、ʃ-/或/tʂ、tʂ^h、ʂ/，亦无不可，只是必须加重说明其实际音读，并且处处避免错误的语言比较和语言变化之推论。至于写其音位为 /cʂ-、cʂ^h-、ʂ-/也不错，比较能说明五华话的音读事实，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论述错误。但是，只因为音符的写法比较不符合传统习惯，本文暂不采用。

（二）五华（华城）话韵母系统及其重整

朱炳玉（2010）的五华话韵母共有56个，他陈列的韵母矩阵如下：

表3 朱炳玉五华城话现行韵母系统

l	i	u	aŋ	iaŋ	
a	ia		oŋ	joŋ	
e	ie			iŋ	uŋ
o	io		ap	iaŋ	
ai	ioi		ep	ip	
oi	iui	ui	at	iet	
au	iau		et	it	
eu	iu		ot	iot	
am	iam			iut	ut
em	im		ak	iak	
an	ien		ok	iosk	
en	in			iuk	uk
on	ion		m	ŋ	
	iun	un			

这个矩阵采用1941年《中华新韵》陈列“国语”韵母以开齐合撮四呼排列韵母矩阵的办法^①，也是1962年《汉语方言字汇》里大多数方言韵母陈列的办法^②，只是五华话没有-y-介音。在表面看起来，上表有合口韵母，但是，这表的合口韵母都是“主要元音（韵腹）”为u的韵母，其中的ui需要说明。原来，南方汉语方言里的ui和iu，其i和u，发音部位一前一后，同为高元音，为同等级的响度，除非此前后两个音，实际有前音短高或后音短高，差异明显得容易判断，否则前后两个音是无法分出何者为介音或何者为韵尾。在五华客家话里的ui和iu，正是那种在音节中难以分出介音或韵尾的情形，因此ui和iu应该视为复元音，不是附介韵母。也就是说，韵母中的元音音素，需要分清楚何者为半元音（介音），何者为元音。“半元音”或称为“滑音”，或称为“无擦通音”，通常是一种介乎辅音和元音性质的语音成分，比一般元音舌位略高，时程（音延）较短，通常位于韵腹的两端，作为一种韵腹的“界音”（margins）。

在汉语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里，具有非常丰富的“介音成分”，“介音成分”是音节里介于声干和韵腹之间的语音成分，亦即包含“声尾”和“韵头（介音）”。“介音成分”依时程长短，有四种类型，一般是M₂型^③。记录或研究语言，最好严格遵守半元音（介音）和元音的分界，分清记音符号为：-j-、-w- → 半元音（介音）；i、u → 元音（韵腹）、半元音（介音）和元音不宜采用相同符号来表示。同时慎用“齐齿”“合口”“撮口”等名称，分清“附介韵母”和“非附介韵母”。就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ui和iu视为非附介韵母。同时，in、im、un、ut、uŋ、uk等韵母的i或u，当然是单元音，不属于半元音（介音）。

现在我们把经过讨论重整的五华客家语音系，依舌尖元音在前、舌面元音随后、辅化韵母殿后之次；舌面元音韵母中，则再依a-e-i-o-u之次，分类以阴声韵在前、阳声韵次之、入声韵居后^④的方式排列，陈列于后：

表4 五华华城话重整韵母系统

	单/复元音韵母	-j- [-j-, -i ⁽¹⁾ -] 介音韵母	-w-介音韵母
阴声韵（舌尖元音韵）	ɿ		
阴声韵（舌面单元音韵母）	a	ja	
	e	je	
	i		
	o	jo	
	u		
阴声韵（复元音韵母）	ai		
	oi	joi	
	ui	jui	
	au	jau	
	eu		
	iu		
阳声韵（双唇鼻尾韵）	am	jam	
	em		
	im		

① 参见(1941)《中华新韵》第142页。

② 参见(1962)《汉语方言字汇》第一版第1-11页。

③ 参见董忠司(2015)《从若干悉昙资料再论唐代前期中古汉语三等韵“介音”的性质——由汉语介音的性质和类型说起》第二节。

④ 若有“鼻化(元音)韵”，置于阴声韵之后。

续表

	单/复元音韵母	-j- [-j-, -i(j)-] 介音韵母	-w-介音韵母
阳声韵(舌尖鼻尾韵)	an		
	en	jen	
	in		
	on	jon	
	un	jun	
阳声韵(舌根鼻尾韵)	aŋ	janŋ	
	oŋ	joŋ	
	uŋ	juŋ	
入声韵(双唇塞尾韵)	ap	jap	
	ep		
	ip		
入声韵(舌尖塞尾韵)	at		
	et	jet	
	it		
	ot	jot	
	ut	jut	
入声韵(舌根塞尾韵)	ak	jak	
	ok	jok	
	uk	juk	
辅化韵(鼻辅音韵)	m	ŋ	

这样的陈列表，我们清楚的看到五华话的韵母系统有9个要项：

- (1) 缺乏附-w-介音韵母。(*wV)
- (2) 附-j-介音韵母有20个，居所有韵母的35.7%。(jV)
- (3) 基本上所有韵母都能前接-j-介音，但是，-i之前不接-j-，-a和-e两类韵母只能有其中一个出现-j-介音韵母^①。(*ji-) (ja-，je- → je(a)-/_F)
- (4) 韵母中的i, u为元音，不是半元音(本文不把韵尾的i, u视为半元音)。
(-j- ≠ -i, -w- ≠ -u)
- (5) 韵腹的主要元音有a, e, i, o, u5个，e, o的实际发音，舌位比较低。(e → [E, ε], o → [ø, ɔ])
- (6) 具有三套辅音韵尾：-m/p、-n/t、-ŋ/k。(VC=V[-m/p、-n/t、-ŋ/k])
- (7) 具有两个元音韵尾，-i, -u都可以前接a，此外，-i前只能接续后元音o, u，-u前只能接续前元音e, i。
- ({V₁V₂} = {+前、+后}/{+后、+前}; a={+前, +后}, e, i={+前}, o, u={+后})
- (8) 在-n/t韵尾前能出现所有的元音，在-m/p韵尾前能出现的元音是a, e, i，在-ŋ/k韵尾前能出现

① -a和-e两类韵母只能有其中一个出现-j-介音韵母，这是指“非开尾韵”，如果是-a和-e两类韵母(开尾韵)，则可以同时出现-j-介音韵母。

的元音是a, o, u, 显现出-m/p前接前元音, 而-ŋ/k前接后元音的态势。

($\{V_1C\} = \{+\text{前}, +\text{前}\}/\{+\text{后}, +\text{后}\}$; a = {+前, +后}, e, i = {+前}, o, u = {+后}), -m/p = {+前}, -ŋ/k = {+后}, -n/t = {+前, +后})

(9) 具有辅化韵(声化韵), 发音部位一前一后。(m = {ñ, +前}, ŋ = {ñ, -前}, n = 表示鼻音声母的大音段, ñ = 表示鼻音和鼻化)

三、龙川(陀城)话的声韵及其重整

河源市龙川县位于广东东江、韩江上游, 北边和江西定南县、寻乌县接壤。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南北高中间低, 面积3089平方千米。县始设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 龙川县南部的陀城是南越王赵佗的王兴之地, 有龙川故城、赵佗故居等遗址。龙川是汉族在岭南最早设置的县份。

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曾把河源的“本地话”称为“水源音”, 和“客家话”对举。但是, 他们以为河源的“本地话”, 和赣方言有源流关系, 又和赣南大余、粤北乌径等客家话、韶州土话“非常接近”。不过, 客赣语言原本相近而难分, 河源的“本地话”应该归属于客家话。如果以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所陈列的龙川陀城音系来说, 经过下文的音系重整, 其音系根本上和五华话差异有限, 应该是五华客家话的直系兄弟。

(一) 龙川(陀城)客家话声母系统及其重整

此下分析、重整相关音系, 尽量论述和五华话相异者, 其情况相同者, 点到为止, 避免重复, 以省篇幅。

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的龙川陀城话(以下简称“龙川话”)记录, 除了讨论语音特点时列出例字以及92个语句以外, 还列出了龙川话的声韵调系统, 其声母共有21个, 包括零声母在内。其声韵的矩阵安排为:

表5 龙川陀城话现行声母系统

p斧扁	p ^h 爬潘	m武门	f火苦	v禾围
t短钉	t ^h 汤道	n 内恼		l老路
ts紫争	ts ^h 造词		s丝仙	
tʃ猪章	tʃ ^h 直齿		ʃ舌雄	
k古街	k ^h 枯康	ŋ(j) 牙耳	h开学	θ暗屋
				j腰远

练春招等并说: 声母v实际音值为v-, 作为ŋ-的音位变体ŋ-只和齐、撮两呼拼音……等等^①, 所指的现象和五华话等一般客家话并无差别。除了j-声母以外, 其余声母数量、标记符号都相同。

关于j-, 练春招等说: 齐齿呼的零声母前有轻微摩擦音而实际音值是j-, 虽与零声母不对立, 但是为了参照比较的方便而设置了声母。关于v-, 练春招等说: v-与音首有喉塞音的零声母(司案: 应该指u

^① 参见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客家古邑方言》第19页。但是, 练春招等并未对舌叶音进一步说明其音值。

元音起首的韵母)则对立^①。本文认为, v-是附介音-w-韵母的介音高化所变;而j-的摩擦化,也是附介音-j-韵母的介音高化所变,两个声母是同步的行径,和五华话以及不少客家话音变走向相同。

整个说来,龙川话的声母系统,在架构上和五华话并无不同,所差别的的是舌叶音音值有些微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参照五华话重整其声母系统为:

表6 龙川陀城话重整声母系统

方法 部位	不送气塞/塞擦音	送气塞/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浊擦音	边音
唇	p斧扁	p ^h 爬潘	m武门	f火苦	v禾围	
舌尖	t短钉	t ^h 汤道	n 内恼			l老路
舌尖	ts紫争	ts ^h 造词		s丝仙		
舌叶	tʃ猪章	tʃ ^h 直齿		ʃ舌雄	j [j, ɿ] 腰远	
舌面后	k古街	k ^h 枯康	ŋ [ŋ, ɳ] 牙耳	h开学		
喉	θ暗屋					

这个重整后的龙川话声母矩阵,纵横行列各六,其架构和声母位置与五华话都相同,不同的只是第四列的舌叶音,和五华话的舌面中有音值上的差异,但在音位上是相同的,其在音位架构上的相同(其差异是两地“语音诠释”的差异),显示龙川话和五华话是亲兄弟。

(二)龙川(陀城)话的韵母系统及其重整

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的龙川话韵母共有56个,他们陈列的韵母矩阵如下:

表7 龙川陀城话现行韵母系统

l	i	u	y		iun	un	
a	ia			aŋ	iŋ		
e				ɛŋ	iɛŋ		
ɔ	iɔ				iŋŋ	uŋ	
ai				ap	iap		
ɛi	ieɪ			ɛp	ip		
ɔi	iɔɪ			at	iɛt		
ui	iui			ɛt	it		
au	iau			ɔt	iɔt		
eu	iu				iut	ut	
am	iam			ak	iak		
ɛm	im			ɔk	iɔk		
an	iɛn				iuk	uk	
en	in			m			
ɔn	iɔn						

^① 参见练春招、侯小英、刘立恒(2010)《客家古邑方言》第19页。但是,练春招等并未对舌叶音进一步说明其音值。